

得尊敬,《好天气》的文学地理版图超过了他以往的小说,小说的厚度与时间维度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相关,从古典传统的20世纪70年代写到外资进驻的90年代,二十余年的跨度,涵盖了社会发展的珠丝马迹。从火葬改革、卫生运动、破除封建迷信,到生产方式变迁、企业兴衰、城乡剧变、港台文化流行等,充满了年代感,通过一个个奇谲瑰丽的故事,折射出一个大时代巨变下三代人几十年的命运纠葛和风云变幻。

《好天气》删除了50多万字

《新民周刊》:《好天气》初稿100万字,反反复复修改、调整,现在的小说定稿是47万字,也是你所有长篇小说里最长最厚的。这个小说为什么写了11年?

苏童:写这个小说的过程,我实在太累了,精疲力竭,无法言说。这个长篇小说开始动笔的时候,应该是2014年,起初我以为一年差不多可以写完,我会走365里路,结果坚持写到最后,我发现我走了3650里还不止。

我以前最长的长篇小说就25万字,为什么这个小说有那么大的体量?事实上,我一直在修改我的企图,把我写作的野心稍微拍扁一点、压缩一点,用小

一点方式去实现。我自己都没想到,不知不觉写了一百多万字,把我自己都吓着了。这十年里,我写作的状态就是每天中午起床的时候雄心勃勃,然后到了凌晨3:00,我睡觉的时候垂头丧气,基本上一直是这样一个工作状态,每天都在和自己搏斗。原来我的计划是走36500里路,中途停止了,然后我对自己说,ok,这个小说不要有100万字。然后我就一直删改,不停调整自己的状态,最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本。

《新民周刊》:你在小说里用“我”展开叙述,讲述故事,让小说有了很强的自传色彩,也带了很强的真实感。

苏童:叙述上使用第三人称,“我”到底是一个第一人称还是一个人物,不重要。

《好天气》是我写给中国城市郊区的一首挽歌。我是一个在苏州城南近郊长大的孩子。苏州是个老城,和全国很多老城一样,古城都是有城门的。我家就住在苏州祁门门一带,城门外面是一条很破烂的街。如果往城里走两三千米,就到苏州最著名的拙政园。我往西边大概走1000多米,就会看见那个北寺塔。如果往北走,突然你就看见农村的稻田了,会闻到农民种地浇粪的味道。

那个时候的城市郊区,没有什么整体规划和设计。居民区、

工厂制造生产区和农村的田地,是混杂在一起的,我从小生长的环境,就是街道、工厂、农田。这个小说是我个人真实生活经历最多的,因为我确实生活在工厂区,比如说小时候我看到的黑天气,彩色的天气,白天气,别人以为是我想象的虚构的,其实都是我真实看到过的。我们家附近有化工厂、水泥厂,走得稍远一点有硫酸厂。我在苯酐的气味当中长大,苯酐是做樟脑丸最重要的原料,味道非常刺激。我是儿子,在家里从小就不做家务,姐姐们在白天气要把窗台上的白色水泥粉尘扫掉,在黑天气要把炭黑厂飘来的东西扫掉,那个最麻烦,是所有妇女最讨厌的东西。炭黑是有黏性的,刚洗好的床单晾在外面,一到所谓的黑天气,炭黑一飘过来,满大街都是人在喊:要死了!大家赶紧冲出来,收床单回家。如果你是我的小学、中学同学,看见《好天气》里的描写,甚至会说我没有虚构,而

右图:苏童《好天气》。

